

春秋集註

十二



春秋卷第十一

張洽集註

哀公

名蔣定公之子蓋夫入定姒所生謚法恭仁短折曰哀

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楚子陳侯隨侯

許男圍蔡

杜氏註隨世服於楚不通中國吳之入楚昭王奔隨隨人免之

卒復楚國楚人德之使列於諸侯故得見經定六年鄭滅許此復見者蓋楚封之○

傳楚子圍蔡報柏舉也里而裁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女以

遷于吳○胡氏傳夫男女以辨則是降也疆于江汝則遷其國也而獨書圍蔡何也

蔡嘗以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壞宗廟徙陳器撻平王之墓矣至是楚國復寧帥師圍

蔡降其衆遷其國而春秋略之者見蔡宜得報而楚子復讎之事可恕也聖人以直

報怨故議讎之輕重有至於不與共戴天者今楚人禍及宗廟辱迨父母若包羞忍

恥而不能一洒之則不可以有立而天理滅矣故特書圍蔡而稱爵恕楚之臯詞也

襄陵許氏曰蔡侯怨楚不思本務修德以俟時而輕謀兵革以得志於大國是

益禍也故蔡昭之志愧於勾踐矣

食郊牛改卜牛夏四月辛巳郊穀梁傳

穀梁傳驪鼠食郊牛角改卜牛志不敬也郊牛日展削角而知傷展道盡矣郊自正

五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五月至于三月郊之時也夏四月郊不時也



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不志三月上辛卜郊何也我以十二月下辛卜正月上辛如不從

則以正月上辛卜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

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下辛卜三月上辛如不從則以二月

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

欲尊魯而賜以人臣不得用之禮樂豈所以康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

祀庶人祭其祖此定理也今魯得郊以為常事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

春秋欲削而不書則無以見其失禮盡書之乎也孔子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成王

則有不勝書者故聖人因其失禮之中又有失焉者則書于策所謂由性命而發言也聖人奚

容心哉因事而書以誌其失矣秋齊侯衛侯伐晉為後世戒其垂訓之義大矣秋齊侯衛侯伐晉

傳齊侯衛侯次于乾侯救范氏也師及齊師衛孔圍鮮虞人伐晉取棘蒲○襄陵許氏曰霸主

奉王以正天下而諸侯至於合從以伐之春秋特書以著中國之無霸也王道既盡

變至是而窮矣冬仲孫何忌帥師伐邾霸統復亡春秋之

二年春王二月季孫斯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伐邾取鄆東田及沂西田

將伐絞邾人愛其土故賂以鄆沂之田而受盟○襄陵許氏曰中國無霸諸侯並爭

陵歷不忌矯奪無厭蓋自伐晉以後無復寧歲矣○師氏曰前此嘗伐邾取其田自

鄆水矣今又取其鄆東之田猶以為未足故又取沂西之田則其貪欲無厭必至於

盡取而後已可知也以其區區之邾國而魯兩納其叛人邑三取其田時無王霸強陵

弱之亂至此於如此癸巳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及邾子

盟于句繹杜氏註句繹邾地。劉氏傳曷為三人伐

孫之汰也蓋自謂猶君矣。胡氏傳曷為列

書三卿哀公得國不張公室三卿並將魯衆

悉行伐國取地以盟其君而已不與焉適越

之辱非矣定公之薨邾子棘喪事魯恭矣而

不免於見伐徒自辱焉不知以禮為國之故

也邾在邦域之中不加矜恤而諸卿相繼伐

之既取其田而又強與之盟不知以義睦鄰之故也故詳書以著其辜

夏四月

丙子衛侯元卒。○滕子來朝。○晉趙鞅帥

師納衛世子蒯瞶于戚傳初衛侯遊于郊

子將立女不對他日又謂之對曰郚不足

以辱社稷君其改圖君夫人在堂三揖在

下君命祗辱夏衛靈公卒夫人曰命公子

郚為太子君命也對曰郚異於他子且君

沒於吾手若有之郚必聞之且亡人之子

輒在乃立輒六月乙酉晉趙鞅納衛太子

于戚。○公羊傳戚者何衛之邑也曷為不

蒯瞶必無欲弑其母之事二劉氏嘗辨之

於定十四年出奔宋之傳矣靈公惑於南

子左氏承誣言載之傳以為實觀春秋再

以世子書之則知蒯瞶為無辜而被此名

以出故春秋正其名而謂之世子所謂與

之繼世者也輒據其位而與父爭立若以

衛戚書則是蒯瞶不得有其國故書戚而

不繫之衛公羊所謂子不得有父者是也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作栗杜氏註衛地

栗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

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有斃於車

中獲其蠶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

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

千車○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

猶曰趙鞅為志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十

乎此戰也云爾

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救

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

墓冬蔡遷于州來○杜氏註元年蔡請遷于吳

今殺駟以說言不時遷駟之為○胡氏傳實吳

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

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

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

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作栗杜氏註衛地

栗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

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有斃於車

中獲其蠶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

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

千車○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

猶曰趙鞅為志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十

乎此戰也云爾

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救

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

墓冬蔡遷于州來○杜氏註元年蔡請遷于吳

今殺駟以說言不時遷駟之為○胡氏傳實吳

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

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

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

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

秋八月甲戌晉趙鞅帥師及鄭罕達帥師

戰于鐵鄭師敗績鐵公羊作栗杜氏註衛地

栗鄭子姚子般送之士吉射逆之趙鞅禦

之遇於戚甲戌將戰郵無恤御簡子衛太

子為右登鐵上鄭人擊簡子中有斃於車

中獲其蠶旗太子救之以戈鄭師北獲温

大夫趙羅太子復伐之鄭師大敗獲齊粟

千車○劉氏傳戰而言及之者主之者也

猶曰趙鞅為志冬十月葬衛靈公七月十

乎此戰也云爾

有一月蔡遷于州來蔡殺其大夫公子駟

傳吳洩庸如蔡納聘而稍納師師畢入救

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哭而遷

墓冬蔡遷于州來○杜氏註元年蔡請遷于吳

今殺駟以說言不時遷駟之為○胡氏傳實吳

人之所遷也而經以自遷為文何也楚既降蔡

使疆于江汝蔡人聽命而還師矣復倍楚請遷

于吳而又自悔也其謀之不臧甚矣夫遷國大

事也盤庚五遷利害甚明衆猶胥怨不適有居

駟而後可免則寧二國而已矣大正不渝  
此國鎮也故蔡自殺公子駟上下危疑遂

以禍  
**三年春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傳齊衛圍戚求援于中山○論語冉有曰  
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諾吾將問之入曰

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  
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為也

孫氏曰齊國夏序衛石曼姑上者齊國夏  
主乎圍戚也國夏助輒圍父逆亂人理莫

甚乎此故曰齊國夏衛石曼姑帥師圍戚  
以誅其惡○襄陵許氏曰觀乎崩曠之亂

則齊景之不霸可知矣晉以君臣稱兵而  
齊為臣伐君衛以父子爭國而齊助子圍

父以是令於諸侯君子夏四月甲午地震  
是以知齊之將亂也

**五月辛卯相宮僖宮災**  
傳夏五月辛卯司  
鐸火火踰公宮

相僖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相僖乎○高郵  
孫氏曰相公者哀公之十世祖也僖公者哀

公之七世祖也諸侯五廟而十世之廟猶存  
蓋非禮矣劉氏曰相僖久矣其宮何以存不

毀也曷為不毀三家者出於  
**季孫斯叔孫州**

相立於僖以是為悅者也  
**仇帥師城啓陽**  
啓陽公羊作開陸德明云避漢

懼晉比年四城啓陽今琅琊開陽縣襄陵許  
氏曰所城近敵故帥師焉地震廟災變異弗

圖而取田城邑兵役相繼可謂不畏天命  
矣中失而外鍵本亡而未務此魯之季世

也  
**宋樂髡帥師伐曹**  
襄陵許氏曰宋始關  
曹曹不量力而奸強

國不脩德而圖大功則  
適足以取亡而已矣  
秋七月丙子季孫

斯卒。蔡人放其大夫公孫獵于吳。杜氏註公

子駟之黨。胡氏傳冬十月癸卯秦伯卒。襄陵許氏曰句繹之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帥師圍邾。襄陵許氏曰句繹之

盟踰年而渝之師圍其國雖云邾政不修有以致寇魯之棄信亦已甚矣

四年春王二月庚戌盜殺蔡侯申蔡公孫辰出

奔吳。二月公羊作三月殺公羊穀梁作弒也公孫翩逐而射之入於家人而卒以兩

矢門之衆莫敢進文之錯後至曰

如牆而進多而殺二人錯執弓而先翩射

之中公孫旴。穀梁傳稱盜以弒君不以上

下道也。胡氏傳按左氏翩非微者其

以盜稱何也。蔡侯倍楚誑吳又委臯於執

政其謀國如是則信義俱亡禮文並棄無

以守身而自衛夫人得而害之矣故變文

書盜以警有國之君也。翩弒君而畧其名

氏姓與霍皆翩之黨稱國不使其君至於

官者二公孫蓋嘗謀國不使其君至於

而弗見庸者也。故書法如此。孫氏曰盜

者微賤之稱不言弒者賤盜也。其曰盜殺

蔡侯申責蔡臣子不能距難。愚謂凡弒

君稱弒積漸之名也。蓋國君之尊其勢位

之崇高非臣下所得輕危之也。故其謀必

非一朝一夕之故而得行焉。今蔡昭不道



上得臯於大國下無道於其民忠謀不用  
無臯見殺人心已離故公孫翺之事成於  
一旦春秋以盜殺書之所以見其幾於獨  
夫也餘祭稱弑上下之名猶存也蔡申稱  
殺君道  
**葬秦惠公**○宋人執小邾子襄陵許氏

曰天下無霸故宋人得所以執  
小邾子伐鄭入曹而無所以夏蔡殺其大

夫公孫姓公孫霍霍即盱也傳及晉人執

戎蠻子赤歸于楚蠻公羊作曼○傳楚人

司馬販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  
致方城之外於繒闢曰吳將沂江入郢將

奔命焉為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  
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

折與狄戎以臨上維左師軍于菟和右師  
軍于倉野使謂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

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  
不然將通于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

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速與之  
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

城之且將為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  
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司馬致邑立宗

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孫氏曰蠻  
夷猾夏久矣晉人執戎蠻子不歸于京師

而歸于楚其惡可知也○胡氏傳其曰晉  
人云者臯之也蠻子赤何以名夷狄也無

臯見執亦書名外之也文公執曹伯則曰  
畀宋人今此曷云歸于楚歸于楚者猶曰

京師楚也晉主夏盟為曰城西郭杜氏註

久矣不競至此春秋所惡

六月辛丑亳社災亳公羊作蒲○范氏註

王克毅班其社於諸侯以為亡國之戒○公羊傳亡國之社也社者封也其言災何

亡國之社蓋擗之擗其上而柴其下○程子曰書曰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

社國既亡則社自當遷湯存之以為後戒故但屋之則與遷之無以異既為亡國之

社則自王都至國都皆有之使為戒也記曰喪國之社屋之不受天陽也又曰亳社

北牖使陰明也故春秋書亳社災然則魯有亳社災屋之故有災此制計之必始于

湯也秋八月甲寅滕子結卒○冬十有二月

葬蔡昭公○葬滕頃公

五年春城毗公羊作比陸氏釋文云本夏又作苾○杜氏註備晉也

齊侯伐宋○晉趙鞅帥師伐衛衛范氏之

故也遂秋九月癸酉齊侯杵臼卒杵臼作與○傳

齊燕姬生子不成而死諸子鬻姒致茶嬖諸大夫恐其為太子也言於公曰君之齒

長矣未有太子若之何公曰二三子問於憂虞則有疾疾亦姑謀樂何憂於無君公

疾使國惠子高昭子立荼寘羣公子於萊秋齊景公卒冬十月公子嘉公子駒公子

黔奔衛公子鉏冬叔還如齊○閏月葬齊

景公愚按景公自襄之二十六年即位至今五十八年矣前有晏嬰後有孔子

晏嬰告之以陳氏將竊其國孔子告以君  
君臣臣父子亦知說而從之矣而卒  
不能用及大臣以未有太子告之反使之  
姑謀樂而勿憂無君卒致身死肉未寒子  
死國亂曾未十年陳恒弑簡公而移其社  
稷真范祖禹所謂治愈久而政愈弊年彌  
進而德彌退者景公之卒葬書于春秋豈  
不為享國日久而曾無遠慮者之戒與

### 六年春城邾瑕

瑕公羊作葭杜氏註任城  
州任城縣地也○襄陵許氏曰定哀十六  
年間凡八城邑魯既不得事晉諸侯方爭

是以高城深池務守其國以捍禍亂隱虞  
至矣雖然使魯能修其政如治城者則天  
下歸之豈特勤勤自守而已是以譏之三  
年以來歲書城邑以著魯無德政勞民薦

數如此後雖城  
邑不復志矣

### 晉趙鞅帥師伐鮮虞

傳晉

虞治范氏之亂也蓋四年  
鮮虞人納荀寅于柏人云  
吳伐陳入楚也

使召陳懷公懷公朝國人而問焉逢滑曰  
臣聞國之興也視民如傷吳日敝於兵暴

骨如莽而末見德焉禍之適吳其向日之  
有陳侯從之及夫差克越乃復侵陳脩先

君之怨也今吳伐陳復脩舊怨也楚子曰  
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以不救乃救陳師

于城父○愚謂夫差脩怨  
黷夏齊國夏及

### 高張來奔

傳齊陳乞偽事高國者又謂諸  
大夫曰二子恃得君而欲謀二

三子盍及其未作也先諸大夫從之夏六  
月戊辰陳乞鮑牧及諸大夫以甲入于公

宮昭子聞之與惠子乘如公戰于莊敗國

人追之國夏奔莒遂及高張晏圍弦施來

奔○愚謂高國為國世臣從君於昏受其

顧命力不足以衛上委君而出奔故名以

忠也 不 叔還會吳子相 襄陵許氏曰叔還

以吳在祖故往會之始結吳好也夷狄獸

心可以盛強服難以衰弱御以魯政之不

修務與吳親以資其力君子志 秋七月

祖之會於此知魯之將有吳患矣 庚寅楚子軫卒

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讎亦不

如死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

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

疾庚寅昭王攻大冥卒于城父子問退曰

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與子西

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立之而後還是歲

也有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

問諸周大史周大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

之可移於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疾而

齊陽生入于齊

傳齊陳僖

失國也宜哉其不 齊陽生入于齊

子陽生逮夜至於齊僖子使子士之母養

之與饋者皆入冬十月丁

楚之望也禍福之至不是過也

德河非所獲臯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

大

一

一

英

卯立之將盟鮑子醉而往其臣差車鮑點  
曰此誰之命也陳子曰受命于鮑子遂誣  
鮑子曰子之命也鮑子曰汝忘君之為孺  
子牛而折其齒乎而昔之也悼公誓首日  
吾子奉義而行者也不可若我可不亡一  
夫若我不可不必亡一公子義則進否則  
退敢不唯子是從廢興無以亂則所願也  
鮑子曰誰非君之子乃受盟使胡姬以安  
孺子如賴去鬻殺王甲拘江說囚王豹  
于句竇之丘。程氏傳稱齊陽生見景公  
廢長立少以啓亂也。或問春秋譏景公  
之廢長立幼而不稱公子陽生何也愚謂  
人君立子而不以正者皆徒設此心兩棄  
之也故凡當然而其君父處之不以其道  
者君子不欲立其位而伯夷叔齊寧他人  
有之而不敢當春秋豈敢遂予之以公子

而正名齊陳乞弒其君荼茶公羊作舍○  
之哉

於陳子曰微子則不及此然君異於器不  
可以二器二不匱君二多難敢布諸大夫  
僖子不對而泣曰君舉不信羣臣乎以齊  
國之困困又有憂少君不可以訪是以求  
長君庶亦能容羣臣乎不然夫孺子何臯  
毛復命公悔之毛曰君大訪於陳子而圖  
其小可也使毛遷孺子於駘不至殺諸野  
幕之下葬諸及冒淳○杜氏註弒荼者朱  
毛與陽生也而書陳乞所以明乞立陽生

則禍由乞始也楚比劫立陳乞流涕子家  
憚老皆疑於免臯故春秋明而書之以為  
弒主○高郵孫氏曰陽生入齊而陳乞弒  
君則是陽生與聞乎故也不以陽生首惡

者陽生之入陳乞召之荼之弒陳乞為之加陽生以殺君之辜則陳乞廢立之迹不明書陽生之入而陳乞弒君則冬仲孫何陳乞之惡著而陽生與有辜焉

### 忌帥師伐邾。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春宋皇瑋帥師侵鄭傳宋師侵鄭鄭叛晉故也。愚

按老丘之役宋鄭始因隙地以起兵爭卒致各取其師以逞其殺人之志所以詳其交爭之實也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傳晉師侵衛衛不服也

夏公會吳于郟郟即舊郟國杜氏註今琅邪郟縣。傳公會吳于郟

吳來黜百牢子服景伯對曰先王未之有也吳人曰宋百牢我魯不可以後宋且魯

牢晉大夫過十吳王百牢不亦可乎景伯曰晉范鞅貪而棄禮以大國懼敝邑故敝邑十一

牢之君若以禮命於諸侯則有數矣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為天之數

也今棄周禮而曰必百牢亦惟執事吳人弗聽乃與之反自郟以吳為無能為也。今

按此年書會吳所以著哀公之失謀於始而遺患於後日也 秋公

伐邾八月己酉入邾以邾子益來傳季康子欲伐

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背大國不信

伐小國不仁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惡賢而逆之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

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

小不事大也知必危何故不言魯德如邾

而猶聞鐘聲大夫諫弗聽茅成子請告于  
門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不三  
吳不至何及於我成子以茅叛師遂入邾  
以邾子益來獻于亳社囚諸負瑕邾茅夷  
遠吳以東昂乘韋自請救於吳曰魯弱晉而  
之四方諸侯其何國若夏盟于鄆行秋而背  
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且魯賦八百乘  
貳唯君圖之吳子從之○蘇氏曰魯入邾  
以邾子益來而書滅何也邾大夫茅夷  
鴻保於茅請救於吳明年吳為之伐魯魯  
復邾子故不言滅也○在外曰以歸在內曰  
以來內外之別也○劉氏曰邾子益何以  
名賤之也賤之奈何虜服也○胡氏曰特

已十一

十三

原

強陵弱無故伐人而入其國處其宮晝夜  
掠以其君來獻于亳社囚于負較此天下  
之大惡也曷為不諱以其不念舊惡能去  
之而不積歸邾子益于邾則有改過遷善  
之美而前惡不足累之故於此書而不  
諱見聖人道隆德盛而待人之弘且厚也

### 宋人圍曹冬鄭駟弘帥師救曹

思曰宋人有曹鄭之患也不  
可以不救冬鄭師救曹侵宋

### 八年春王正月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曹

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好弋獲  
白鴈獻之且言田弋之說說之因訪政事  
大說之有寵使為司城以聽政彊言霸說  
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宋人伐之晉

人不救築五邑於其郊曰黍丘揖丘犬城

鍾邗宋公伐曹將還褚師子肥殿曹人詬

之不行師待之公聞之怒命反之遂滅曹

也其不書滅言自滅也猶虞之滅蘇氏曰此滅曹

言晉人執虞公而不言滅也

傳吳為邾故三月伐我武城克之吳師克

東陽而進舍於五梧明日舍于蠶室公賓

庚公甲叔子與戰于夷獲叔子與析朱鉏

獻於王王曰此同車必使能國未可望也

明日舍于庚宗遂次于泗上吳人行成將

盟景伯曰楚人圍宋易子而食析骸而爨

猶無城下之盟我未及虧而有城下之盟

是棄國也吳輕而遠不能以將歸矣請少

待之弗從景伯負載造於萊門乃請釋子

服何於吳吳人許之以王子姑曹當之而

後止吳人盟而還○蘇氏曰不言四鄙而

直言伐我兵加于國都也於是為城下之

### 夏齊人取謹及闡

闡杜氏註在東平剛縣

也○程氏傳內失邑不書君辱當諱也不

能保其土地人民是不君也己與之彼以

非義而受則書取此與濟西田是也魯入

邾而以其君來致齊怒吳伐故賂齊以說

之○襄陵許氏曰外取邑歸邾子益于邾

不書以即歸我故書之也

傳齊侯使如吳請師將以伐我乃歸邾子

邾子又無道吳子使太宰子餘討之囚諸



樓臺旃之以棘使諸大夫奉大子革以為政。謹按凡取邑之類少有復歸之者。今魯不遂其惡而歸之。秋七月。冬十有二故以順辭言之也。

月癸亥杞伯過卒。齊人歸讎及闡。齊平及

九月臧賔如齊。涖盟。齊閭丘明來。涖盟。且逆季姬以歸。冬十二月齊人歸讎及闡。程氏傳不云我田既歸。邾子亦歸其田。非以為惠也。

九年春王二月葬杞僖公。宋皇瑗帥師取鄭

師于雍丘。雍丘杜氏註縣屬陳留今屬開封。傳鄭武子賸之。嬖許瑕求邑無以與之。請外取

許之故圍宋於雍丘。宋皇瑗圍鄭師。每日遷舍。壘合。鄭師哭。子姚救之。大敗。二月甲

七年五

十五

主

成宋取鄭師于雍丘。使有能者無死以。邾張與鄭羅歸。襄陵許氏曰春秋之季日尋干戈。詐力相傾。奇變滋起。於是始志取人之師。甚其譎惡。其盡也。鄭以不義深入敵境。而圍其邑。此夏楚人伐陳。傳陳即秋固喪師之道也。

宋公伐鄭。杜氏註冬十月

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傳邾隱公來奔齊甥也。故

遂奔公會吳伐齊。三月戊戌齊侯陽生

卒。傳九年春齊侯使公孟綽辭師于吳。吳子曰昔歲寡人聞命。今又革之。不知

所從將進。受命于君。冬吳子使來。傲師伐齊。十年公會吳子邾子邾子伐齊。南鄙師

于郎齊人弒悼公赴于師吳子三日哭于軍門之外徐承帥舟師將自海入齊齊人敗之吳師乃還○胡氏傳春秋不著齊人弒君之臯而以卒書者亦猶鄭伯髡頑弒而書卒也魯人入邾以其君來臯也齊侯為是歸謹及闡辭師于其臯而能攻也齊侯為懼歸益于邾是知其臯而能攻也齊侯為是歸謹及闡辭師于其臯而能攻也齊侯為遂前言而背違正理狄道也齊之臣子不能將順上及其君此天下之大變常理之所謂無者也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而存天理之意微矣○襄陵許氏曰人事之變有不幸而春秋之義夏宋人伐鄭襄陵許氏裁成天地見正命焉

曰春取其師秋又伐之明年晉趙鞅帥師夏又伐之惡其脩怨不已也

**侵齊** 傳趙鞅帥師伐齊取犁及轅毀高唐之郭侵及賴而還○襄陵許氏曰助

吳亂華伐齊之喪五月公至自伐齊師氏具文以見其臯

會夷狄以伐強國夷狄之心不可信而強國之禍不可測其危可知矣

**悼公** ○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薛伯夷

卒夷公羊秋葬薛惠公○冬楚公子結帥師伐

**陳吳救陳** 傳冬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

而力爭諸侯民何臯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胡氏傳春秋惡首亂

善解紛自誅亂臣討賊子之外凡書救者  
未有不善之也救在遠國則臯四鄰晉陽與父  
救衛是也救在夷狄則臯中國楚公子貞  
救江是也救齊吳救陳是也吳雖蠻夷之國  
來會鄭狄救齊則進而書人矣使季札聘則又  
進而書子矣救而果善曷為獨以號舉而  
不進之也其以號舉而不進之者深著楚  
臯而傷中國之衰也陳者有虞之後嘗為  
楚滅而僅存爾今又無故興師肆行侵伐  
而列國諸侯縱其暴橫不修方伯連帥之  
職而兵能救之獨以號舉深著楚臯而傷  
中國之衰也子欲居九夷乘桴浮海又曰  
夷狄之有君不欲諸夏之亡也其書吳救  
陳之意乎。或問春秋幸吳之救而不以  
人及師書之何也愚謂宣昭二公之時楚

# 十有一年春齊國書帥師伐我

鄭傳齊為

書高無丕師帥伐我及清季孫謂其宰冉  
求曰齊師在清必魯故也若之何求曰一  
子守疆之從公禦諸竟季孫曰不能求曰  
居封疆之間季孫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  
若不可則君無出一子帥師背城而戰不  
屬者非魯人也魯之羣室眾於齊之兵車  
一室敵車優矣也子何患焉二子之欲戰  
也宜政在季氏當子之身齊人伐魯而不  
能戰子之恥也大夫之不列於諸侯矣季  
孫使從於朝俟於黨氏之溝武叔呼而問戰焉

對曰君子有遠慮小人何知懿子強問之對曰小人慮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謂我不成丈夫也退而蒐乘孟孺子洩帥右師顏羽御邴洩為右冉求帥左師管周父御樊遲為右季孫曰須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外五百為已徒卒老幼守宮次于雩門之曰事充政重上不能謀士不能死何以治民吾既言之矣敢不勉乎師及齊師戰于郊齊師自稷曲師不踰溝樊遲曰非不能也信子也請三刻而踰之如之眾從之師入齊軍右師奔齊人從之陳瓘陳莊涉泗孟之側後入以為殿抽矢策其馬曰馬不進也林不狃之伍曰走乎不狃曰誰不如曰然則止乎不狃曰惡賢徐步而死師獲甲首八十

齊人不能師宵謀曰齊人遁冉有請從之三季孫弗許公為與其嬖僮汪錡乘皆死也冉有用于矛於齊師故能以衛社稷可無殤受之柰何蓋伐喪也○鄙者受之也此其為無有不書四鄙者今齊師及清涉泗非有城下之盟可諱之辱亦書伐我何也傳說復于高宗曰惟甲冑起戎惟干戈省厥躬夫省厥躬者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縮則為壯自反而不縮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曲直自我而不繫乎人者也邾子齊之甥魯嘗入邾以其君來齊人為是取讎及闡請師于吳曲在我矣及歸邾益而齊人歸讎及闡又辭吳師直在齊矣魯人何名會吳伐之也故春秋之記斯師特曰伐我者欲省

致師之由而躬自厚也垂訓之義大矣夏陳袁頰出奔鄭左

氏穀梁作轅傳初轅頰為司徒賦封田

出○襄陵許氏曰春秋書袁頰之奔所以

也五月公會吳伐齊甲戌齊國書帥師及

吳戰于艾陵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傳為郊

會吳子伐齊五月克博壬申至于嬴中軍

從王胥門巢將上軍王子姑曹將下軍展

如將右軍齊國書將中軍高無丕將上軍

宗樓將下軍甲戌戰于艾陵展如敗高子

國子敗胥門巢王卒助之大敗齊師獲國

書公孫夏問丘明陳書東郭書革車八百

乘甲首三千以獻于公○劉氏意林曰夫

以吳之無道犯間上國涉數千里之地以

伐人之邦固求棄疾於人與之俱靡焉耳

國書之用齊也內不能安其君外不能交

乎○呂氏曰公會吳伐齊而戰不言公齊

與吳戰不為魯也秋七月辛酉滕子虞母

卒○冬十有一月葬滕隱公○衛出叔齊

出奔宋傳衛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

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誘其初妻之姊

寘於犁而為之一宮如二妻文子怒欲攻

之仲尼止之遂奪其妻或淫于外州外州

人奪之軒以獻恥是二者故出

十有二年春用田賦

傳季孫欲以田賦使

曰丘不識也三發卒曰子為國老待子而

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對而私於

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禮施取其厚事

舉其中斂從其薄如是則以丘亦足矣若

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

不足且野孫若欲行而法則周公之典在

若欲苟而何氏註田謂一井之田賦者斂

取其財物也言用田賦者若今漢家斂民

錢以田為率矣不言井者城郭里巷亦有

井嫌悉賦之禮稅民公田不過什一軍賦

十井不過一乘哀公外慕強兵空盡國儲

故復用田賦過什一。襄陵許氏曰先王

之法九夫為井四井為邑井邑未有賦也

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乃有牛馬之賦今以

賦為不足也於是更用田賦籍井而取之不

待及丘此非禮也古者蓋田有稅丘有賦稅

以足食賦以足兵。胡氏傳哀公問於有若

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

與不足百姓不足如之何其徹也曰百姓足君孰

助而不稅魯自宣公初稅畝後世遂以為常

而王制土籍田以力而砥其遠邇賦里以入

而量其有無今用田賦軍旅之征非矣田以

出粟為主而足食賦以出軍為主而足兵周

制宅不毛者有里布無職事者征夫家濼林

之稅二十而五則弛力薄征當以農民為急

而增賦竭作不使末業者獨幸而免也今二

猶不足而用田賦是重困農民而削其本何

以為國書曰用田賦用者不宜用者近  
世議弛商賈之征達於時政者欲先省國  
用首寬農民後及商賈知春秋譏田賦之  
意矣。○愚按田賦之實不書其詳於傳獨  
孔子言以丘足矣可見加賦於古合何氏  
許氏之說觀之可以得春秋之旨矣

### 夏五月甲辰孟子卒

傳夏五月昭公娶於吳故

不書姓。○公羊傳孟子者何昭公之夫人  
也其稱孟子何諱取同姓蓋吳女也。○何  
氏註禮不娶同姓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  
為同姓共祖亂人倫與禽獸無別昭公既  
娶吳諱而謂之吳孟子春秋不繫吳者禮  
婦人繫姓不繫國雖不諱猶不繫國也。不  
稱夫人不言薨不書葬者深諱之。○胡氏  
傳昭公不謹於禮欲結好強吳以去三家

野

十一

六一

公

之權忍娶同姓以混男女之別不命於天  
子以弱其配不見於廟不書於冊以廢其  
常典禮之大本喪矣其失國也宜故陳司  
敗問昭公知禮乎子曰知禮孔子退揖巫  
馬期而進之曰吾聞君子不黨君子亦黨  
乎君娶於吳為同姓謂之吳孟子君子而  
禮孰不知禮巫馬期以告子曰丘也幸苟  
有過人必知之書孟子卒雖曰為君隱而  
實亦不可掩矣。○呂氏曰魯之君豈苟為  
無禮而亂男女之別哉迫於強吳之威而  
欲自固其國也欲自固其國而不知以禮  
自防以義為上徇目前之急忘長久之慮

遂至流於夷狄禽獸而不辭也

### 公會吳于橐臯

橐音章夜反一音託橐臯吳地杜氏

註在淮南浚道縣東南地譜云浚道故城在今廬  
州慎縣東南。○傳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

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  
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  
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巳若  
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  
尋也亦可寒秋公會衛侯宋皇瑋于鄭  
也乃不尋盟秋公會衛侯宋皇瑋于鄭  
羊作運。杜氏註鄭發陽也廣陵海陵縣  
東南有發絲口地譜吳地海陵今泰州城  
下。傳吳徵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鄭公  
及衛侯宋皇瑋會于衛秋衛侯會吳于鄭公  
侯之舍子貢見太宰嚭語及衛故太宰嚭  
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  
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眾  
其眾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  
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  
墮黨而崇讎也夫墮子者得其志矣且合

春秋

十一

廿二

公

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墮黨崇讎而懼  
諸侯或者難以霸乎太宰嚭說乃舍衛侯

宋向巢帥師伐鄭 傳宋鄭之間有隙地焉

錫子產與宋人為成曰勿有是及宋平元

之族自蕭奔鄭鄭人為之城岳戈錫九月

宋向巢伐鄭取錫殺元公之孫遂圍岳十

二月鄭罕達救岳丙申圍宋師

冬十二月螽 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

有二月螽 孫問諸仲尼仲尼曰丘聞之火  
伏而後蟄者畢今火猶西流司歷過也。  
杜氏註周十二月今十月是歲應置閏而  
失不置雖書十二月實今之九月司歷誤  
一月九月之初尚溫故得有螽

十有三年春鄭罕達帥師取宋師于岳

宋傳



向黽救其師鄭子騰使徇曰得相黽者有賞黽也逃歸遂取宋師于岳獲成謹郟延以六邑為虛○泰山孫氏日報雍丘之師也

二國覆師以相償報其惡如此

成公羊公會晉侯及吳子于黃池黃池晉地杜氏註陳留封

丘縣南有黃亭近濟水地譜東京開封縣有黃池○傳公會單平公晉定公吳夫差于黃池六

兩子越子伐吳為二隧疇無餘謳陽自南方先及郊吳大子友王子地王孫彌庸壽於姚自泓

上觀之彌庸見姑蔑之旗曰吾父之旗也不可

以見讎而弗殺也大子曰戰而不克將亡國請待之彌庸不可屬徒五千王子地助之乙酉戰

彌庸獲疇無餘地獲謳陽越子至王子地守丙戌復戰大敗吳師獲大子友王孫彌庸壽於姚

丁亥入吳告敗于王王惡其聞也自剄七人

於幕下秋七月辛丑盟吳晉爭先吳人曰於周

室我為長晉人曰於姬姓我為伯趙鞅呼司馬

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臯也建鼓整列

二臣死之長幼必可知也對曰請姑視之反曰

肉食者無墨今吳王有墨國勝乎大子死乎且

夷德輕不忍父請少待之乃先晉人○外傳吳

語曰夫差會晉公午于黃池越王勾踐襲吳入其郭焚其姑蘇吳晉爭長未成邊遽乃至以越亂告吳王懼乃合大夫而謀曰今無會而歸與會而先晉孰利王孫雒曰二者莫利必會而先之今夕必挑戰以廣民志請王厲士以奮其勢彼將不戰而先我吳王昏乃秣馬食士夜中命服兵擐甲陳士卒百人以為徹行萬人以為方陣王中陳而立左右軍亦如之為帶甲三萬以勢攻昧明王乃秉桴親鼓三軍皆譁鉦以振旅晉師大駭令董褐請事吳王曰天子有命周室卑約

貢獻莫入今非王室不平安是憂億晉負衆庶  
不式諸戎狄楚秦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  
之國孤欲守先君之班爵進則不敢退則不可  
孤之事君與不得事君皆在今日董褐還致命  
乃告趙鞅曰臣觀吳王之色類有大憂將毒不  
可與戰主其許之先然不可徒許也趙鞅許諾  
使褐復命曰君掩王東海以淫名聞于天子則  
何有於周室夫命圭有命固曰吳伯不曰吳王  
諸侯是以敢辭夫諸侯無二君而周無二王君  
若無卑天子以干其不祥而曰吳公孤敢不順  
君命長弟許諾吳王乃退就幕而會吳公先歆  
晉侯亞之○公羊傳吳何以稱子吳主會也吳  
主會則曷為先言晉侯不與夷狄之主中國也  
其言及吳子何會兩伯之辭也不與夷狄之主  
中國駟為以會兩伯之辭言之重吳也曷  
為重吳吳在是則天下諸侯莫敢不至也

子二四

一

十四

也

○襄陵許岷兩伯之盟左氏曰先晉國語  
曰先吳此二國史籍之異也顧自宋之盟

則晉已為楚所先陵遲至於黃池之時豈  
能復與吳爭國語信也晉人恥吳先之故

諱焉耳○黃池之會左氏傳以為先晉  
而外傳乃謂夫差以三萬兵脅晉而先之

二者將孰從哉愚以春秋書法及事理考  
之外傳之說是也何也春秋未嘗許吳也

而此會特書吳子若夫差無能改於其德  
因為越所敗而先晉則不書晉侯及吳子

矣考之經會吳始於鍾離自是至橐臯凡  
七會吳至此乃特書會晉侯及吳子于黃

池誠以夫差易王而稱公耳夫去其王而  
稱公此齊桓之所不能行於楚者也而夫

差稱吳公以會春秋以其尚存周室是以  
爵稱之而異於他日會吳之書也不然黃

池之去索臯一二年間耳春秋安得遽子  
之哉或曰夫差迫於越之禍不得已而從  
耳孟子曰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  
為無力人矣今日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  
聖人予夷狄之改過遷善立法以楚公子申  
垂世豈必窮其不得已之意哉

**帥師伐陳** ○ **於越入吳**  
傳見上。孫氏曰於越入吳者吳子方會乘

其無備也。○胡氏傳吳自柏舉以來憑陵中國黃池之會遂主夏盟可謂強矣而春秋繼書於越入吳所謂因事屬詞垂戒後世見深切著明之義也

**秋公至自會**  
○ **晉魏曼多帥師侵衛**  
許公羊無曼字脫也。許氏曰晉以范中行

難伐衛伐鮮虞間齊之難而一侵之又再侵衛而諸侯卒莫之宗者惟其國無政也師雖數出能侵而已益玩而頓矣此王霸道盡之時也

**葬許元公** ○ **九月**  
**螽** ○ **冬十有一月有星孛于東方**  
公羊傳孛者何

彗星也其言于東方何見于旦也何以書記異也。○泰山孫氏曰光芒四出曰孛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也按文十四年有星孛入于北斗昭十七年有星孛于大

辰此不言所在之次者見于旦可知也

**盜殺陳夏區夫**  
區公羊作

**十有二月螽**  
呂氏曰此年九月螽十二月螽又此年十二月螽

陰陽錯亂之甚當世君臣亦可以自省矣許氏曰自用田賦而此年三書螽貪殘無已之應也螽每在十二月傳以為司歷之過此歷不時不革之敝與春秋書魯人事

至用田賦書魯天災至於二年而三蟲則見其民力已窮天命已去君子之心於魯已矣故春秋以大斂之顛終也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傳西狩于大野叔

獲麟以為不祥以賜虞人仲尼觀之曰麟也然後取之。杜氏曰大野在魯西故曰

西狩。詩釋文麟麋身牛尾馬足一角角端有肉毛蟲之長也不踐生草不履生蟲

音中鍾呂行中規矩王者至仁則出。公羊傳麟仁獸也。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有以告者曰有麋而角者孔子曰孰為來哉。顏淵死子曰噫天喪予。子曰孰為

噫。天祝予。西狩獲麟孔子曰吾道窮矣。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春

秋則未知其為是與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末不亦樂乎堯舜之知君子也。制春秋

之義以俟後聖以君子之為亦有樂乎此也。愚謂麒麟之於走獸猶聖人之於人出類拔

萃為人法之物則者也。故聖人之生必以四靈為畜。包犧畫卦而龍馬出大舜作樂而鳳

凰儀周公告召公曰考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孔子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然則夫子生於周末而麟見於大野以仁聖之君。子天錫仁獸之應乃理之當然無足疑

者。韓愈氏曰麟為聖人出也。聖人必知麟是以西狩之獲必夫子觀之而知為麟也。然氣

數之不偶固異於堯舜之盛而王霸之道方窮亦非文王麟趾之時是以麟雖為夫子出

然獲於鉏商而謂為不祥以賜虞人然後取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

之其與明王不興而天下不能宗夫子何以

異哉程子曰始隱周之衰也終麟感之始也世衰道不行有述作之意舊矣但因麟而發耳麟不出春秋亦必作也春秋之作不過因魯國之史而天地四時之無窮所以察其遷變而紀其差忒者無一略也中國夷狄之廣莫所以紀其交際而別其典禮者無一遺也其大且廣者如此則凡小且偏者何一事一物之不得其治且理哉故曰言天下之不可惡也動而不可亂也言天下之至曠而不可惡也夫子之贊易者即其所以脩春秋也以區區一魯國之史而兼紀周齊晉宋諸國之事其尊卑大小統屬之序秩然無豪髮之不順盡書治忽失得之非法故曰非聖人誰能修之也夫其至動至曠之不齊而聖人何以一之哉曰仁

大文

二十七

英

而已矣故萬物之聚散經世之紀綱聖人一道以成之曰仁觀論語之書而知聖心之安仁書於春秋者無非此理觀西狩之獲而知天瑞之類應聖人先天後天而天且非違而春秋之終不外乎此也

# 春秋卷第十一

春秋一經非聖人莫

能修非理明義精者

未易學清江如古齊

趙初公是劉公以春

卷之二

十一

秋學名世今所傳傳

權衡意林其遺書也

自荆舒唱邪說春秋

遂為大禁劉氏之學

無傳焉。問主一先生。  
寶章張公獨抱一經。  
於百餘載之後。迺能  
析三傳之異同。溯關

洛之本統。倣

文公朱先生論孟集

註。泛取先儒之至當

精義。而間附以己意。

輯為書十一卷為乎  
建子為春而天統成  
矣以今證古而地紀  
平矣嚴綱常之大分

定夷夏之大經而人  
道明矣所謂理明義  
精者非耶 公及登  
文公之門每移書問



辨發機中的雖文公  
不能奪也文公謂春  
秋為學者家後一段  
事故諸經多論述獨

略於春秋是書豈惟  
集注哲之大成抑亦  
補師門之未備與公  
於春秋又有集傳二

十八卷左氏蒙求一  
卷集註家晚出屢經  
刪潤尤彌精密

端平間朝廷徵所著

書註傳悉上冊府

天子需公經帷力辭

迺以直祕閣奉祠年

七十有七以率僕生

晚安敢以善語繫公  
書後既刻于學官因  
考其本末如此寶祐  
乙卯中和節日郡文

學莆陽方應叢謹書

考其本末

書後既刻

考其本末

六經義最嚴密先儒詳解以報  
後學厥功懋矣能探之彌深  
索之愈隱惟易與春秋易準  
天去之狀權王道王道天之契也

知之道則知天知天則知白與否  
秋天易知乎哉天有變化之道  
去因革因革符變化非即解  
之去去孰能窮焉故天上聖

万象下生万物皆宜其是也  
親感而化之古有其人夫察  
天以察二經獨垂人乎

有宗伊汝諸君子衍析其象

耳括其類奧炳能於日星心光  
昭天志後之作古非難越焉  
往為斯志喪代有緝熙之  
人始余在中原歲在甲辰開

江西張三一先生去女之學有  
注解之說並馳伊 汝騁字  
洙泗之域暨南來元

中國之物禮樂之盛實祐

癸丑余來江陵與張啓叔聯  
職聞僚問之則三一先生其乃  
翁也接其言論則渾樸無  
華切去家學之有自也於是

叶乃翁所著之書借本一閱  
揮筆一氣寒燠與時偕行涉  
宇長江湍緩因地之宜其詞  
簡其理叔暢經旨而不束其

是以入關望登孔庭對聖人  
之貌去叶也去去德如如去字  
明年冬陪叔若余以臨江郡  
庫將授梓以疾其侍榻余

忘其後余才雖因陋敝亦  
對物先笑之矣

常山楊 九七 子文敬書

于渚官字軒

清未集詩話 卷五 刻江蘇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春秋集註〔宋〕張洽撰.—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3.8

(中華再造善本)

ISBN 7-5013-2216-3

I.春… II.張… III.春秋—註釋 IV.K225.04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3)第048173號

ISBN 7-5013-2216-3



9 787501 322169 >

書名 春秋集註(全十二冊)  
著者 〔宋〕張洽 撰

出版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七號)  
發行 Tel:(010)66151313 Fax:(010)66174391

E-mail: Bstfxb@publicf.nlc.gov.cn

Website: www.nlcpress.com

造紙 華寶齋  
印刷 杭州富陽古籍印刷廠

開本 八

印張 一一三·二五

版次 二〇〇三年八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數 一一五〇〇

書號 ISBN 7-5013-2216-3 / K·581  
定價 二九六〇圓

